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

宋 李昉 撰

皇親部十二

太子一

太子一

世子並見

周易離卦曰黃離元吉

離為火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象

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王肅曰兩離相續繼明之義也

周易鼎卦曰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鄭  
曰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設陳曰足爻體選為服初  
爻在服之下足象也足所以豕止鼎也初陰爻而柔與  
乾不同體以否正豕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  
禮路其為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  
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遠之子廢坤為順  
又為子母今在后妃之傍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  
賢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也

周易震卦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驚百里驚遠

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王肅曰在有靈而尊

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威者莫若  
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

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乂粍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則長子掌其祀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又曰震為長子

易緯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

鄭康成註曰起猶立也乾為天震為長子聖人立為天

子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也

易曰主罷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

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予小子無知亦惟先祖

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命戮力賞罰以定厥

功明于先祖之遺

鄭玄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太子

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

鄭玄曰定王業也

又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

又曰太子發伐紂以存三仁即父位不稱王

發武王名也三仁箕

子比干微子文王得赤雀丹書故號以應天道未成而崩武王以天誅未行讎不自成故稱太子明純緒而未

成王

又曰予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

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

之後恒稱太子者明慎文王之命也君在稱世子薨稱太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踰年而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卒也

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郕召太子發曰嗚

呼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

行四者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桂茅茨為民

愛費

言務儉也因就木枚曰括也

春秋演孔圖曰聖人在後曰望陽苞懷至德據少陽

丈

子也故曰在後嗣曰在矣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者

帝王世紀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于内生太子誦

尚書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時是也元子釗康王

名也弘濟于艱難

穆天子傳曰成姬之喪邢侯曹侯來穆內史將之以見

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

出廟門以送邢侯再拜勞之侯不荅拜

譙不與太子亢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

叔譽叔向五

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

五稱說五事遂終也

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

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

將來吾心甚喜既見子喜而又懼吾聞女知人言長短



吉凶也曠對曰女聲清女色赤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  
後三年吾將上賓於帝所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師曠歸  
來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也

春秋傳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禁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聽山不崇數不  
防川不竇澤

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  
伊洛間有道士浮丘伯引上嵩山仙去

尚書大傳曰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

鄭注曰左右助

也若周之冢宰典國事

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

稷而天下同賊之

肖似也堯受運行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

桀紂

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然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蓋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天下無背叛之心也

家語曰子張問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

王肅

曰雍惟貌書言乃雍雍和也

孔子曰胡為其不然古者天子崩則世子

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

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尚書大傳曰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每於四方諸侯

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夫人民之所好惡地

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

鄭玄注曰

十八嚮入大學為成人博問庶事也

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

禮記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

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

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母之道長幼之序

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

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

天子當為太子禮記曰周公居攝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

後星庶子也

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宮副主之宮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又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能勿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

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  
伯魯而立無恤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少倉唐曰  
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  
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  
少倉唐奉北犬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於  
是立為嗣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載工此魏國之寶也

毛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  
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毛詩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弁彼鸞斯歸飛

提提

興也弁樂也鸞卑居也一名鴉鳥提提羣飛貌箋云樂被鴉鳥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

者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飯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然

民莫不穀我獨

于罹

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箋云殺養也于日也

罹憂也天子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又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箋云懷和也斯

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是以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逆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使女獨居而畏矣宗子嫡子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干寶注曰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

位謂若君南而當陽臣北面即陰居官於北宮以休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佐少陽之類

又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

又曰凡其死生蠹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

及后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也

又曰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物割烹煎和之事選

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供后及世子之膳羞

又曰籩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

又曰醯人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

罰一幣

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惠施以為說也

又曰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惟所

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

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正音征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

不賦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王制曰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群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儀禮聘禮曰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

其他如遭君喪

夫人世子死君為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大戴禮曰古之王者太子生行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  
叅之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  
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則教固以行矣

又曰太子既冠後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  
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  
則死過書而宰徹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

死於是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禮記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

同名

又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凡

入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如之屬掌內

外之通令也如今小史直日矣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孝子恒兢兢也

及日中又

至

又復也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

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不安節謂不循起居之常

王季復

膳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察

食下

問所膳

所食

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末猶勿也原再進也

勿有所再進為失餽吳味惡也退反其寢

武王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

之師修之

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

謂也

又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踐履也代成王蒞阼階攝

王位治天下

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

抗猶舉也謂舉世子之法使成王居處學之也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

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王有過而擊伯禽足以感喻

凡學世子及學士

必時

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升於學者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

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澤恭敬而溫

文中心中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

道也

又曰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曰迂是故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

無為也以為世子若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

為世子時也

王居

亦名此禮於成王側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然後無天下而有之是知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處君父之

位攬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多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事物猶事也

又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

安否何如

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為世子事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此存其畧

內豎

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



世子色憂不滿容

色憂憂淺不及文王不能正順也

內豎言復初然

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

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

羞必知其所進必知其親所食

若

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冠而養

親猶自也養疾者玄冠玄端

膳宰

之饌必敬視之

疾者之食必知其所異

疾之藥必親嘗

試毒也

嘗饌

善則世子亦能養

善謂多子前也

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

又不及武

王一飯再飯

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也

禮記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接讀如捷健勝

也謂食其母使  
之補虛強氣也

凡接子擇日

雖三日之內尊卑皆  
集必選其吉日也

冢子

則太牢

冢太也

庶人持豚士持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

牢

皆謂  
長子

又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

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降

子升自西階蓋人  
君見世子必於露

寢適子庶子見於外寢

此適子謂世子  
弟庶子妾子也

冢子未食而見

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未食已食  
急正緩庶

之義也

又曰世子珮瑜玉而綦組綬

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太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婚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

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又曰九月丁卯子同生

服虔注曰桓公太子莊公同

以太子生之禮

舉之

魯十二公惟子同生是適夫人之禮舉之

接以太牢

接者子初生接

見於父太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

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也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與文姜

及同宗之婦命之名也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物類也謂

日同

又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諸侯之

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饗曹太子初

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

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

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

將戰君其舍之

舍之謂置中生勿使將兵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

里克不對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

玦

偏衣偏裝之衣偏異色駸不純裝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金玦以金為玦也

太子將戰狐

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

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

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

速罪也

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不危疾召罪孤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之

義與卑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舉衆賢之言以見太子所以死也經

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又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

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又曰盟會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

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鄭伯罪之也

又曰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姑之子穆公也鄭逐群公子故奔

晉也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

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故使

待命於東

待命於鄭東也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

成於晉晉人許之

又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也

康公秦穆公太子瑩晉出也

曰文公

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呂甥卻芮欲焚公宮也

乃多與之徒



衛

衛從兵也

穆羸日抱太子

穆羸襄公夫人太子靈公

以啼于朝曰先君

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寘

置也此謂太子也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如子善為教誨此子使之

有賢才知人君之道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也

不才吾惟子之怨

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

怨子慈其教不至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君沒未久其言聲言氣尚在耳

而棄之

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

言諸大夫患穆羸之言以若傾

命之言責己也畏偁言無置太子地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

秦師

又曰郕太子侏儒自安夫鍾

自安猶處也夫鍾邑名

國人弗循

循順

也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

立君改立君不立太子也

太子以夫

鍾與郕邾來奔

郕邾亦邑名

公以諸侯逆之

公重土地故以諸侯禮逆之

非禮也

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

伯曰高厚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

稷也其將不免乎

免脫也言將不脫罪謂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

厚二十九年崔杼弑君光起本也

又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驥聲姬兄子曰懿姬

所從也顏驥皆其母姓懿聲謚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生光以為太子諸子諸

妾姓仲子戎子子嬖二子仲子生牙公子屬諸戎子戎子

取牙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齊侯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立長為常立而廢之為不祥也間諸侯難言光已列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謂光數從諸侯北伐盟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

也專獨也光既與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而以難犯不祥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君必

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東徙之東鄙也

使高厚傅牙

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微隱匿也

疾

病而立之

疾困也而立為太子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

宋 李昉 撰

皇親部十三

太子二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赤而毛棄諸堤下

其身色赤而生毛也

恭姬之妻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恭姬宋伯姬也

平公入夕

視夕也平公恭姬子也

恭姬與之食公見棄而視之尤

尤過也意悅之

姬納諸御

納之平公之御

嬖生佐

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為宋

元公

惡而婉

婉順也佐貌惡心順

太子痤美而狠

太子貌美而心狠戾不從教

合

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戍也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

寺人宋閹士惠牆氏伊戾名以公寺人為太子內師掌內官

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

楚客道過宋

太子知之請野饗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汝

對曰小人之事

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

乎縱有供其外莫供其內

言我內師也當為內師供內使也

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伊戾詐為盟書以為太子反徵

而騁告公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

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共弑父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

也

問諸夫人

夫人佐母弃也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固久也父聞太子欲

為亂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請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聞太子與佐期日中

賂而與之語

賂誰也欲

使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

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於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使

世子無罪而死直書宋公殺之者所以深罪之也

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烹伊戾

又曰許悼公瘞

許悼公靈公之子名買瘞寒疾也

五月戊辰飲太子止

之藥卒

經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弑其君買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獨進藥雖嘗而不由醫

以至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

不三世不服其藥止進藥而不由醫故書弑告於諸侯

君子曰盡心以事君

言事君之

道但當盡其忠

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

加弑君之名

又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之長子西平王之子申也曰

太子任弱其母非嫡

太子任即昭王也其母謂秦嬴也

太子建實聘之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謂夫人太子故嘗聘之廢而不立是為亂

國迫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不黷也

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孫黷易也秦為任外援

不可

王有嫡嗣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楚國何為不殺令尹懼乃立昭

王

又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齊景公夫人昭十一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

諸子嚮如之子荼荼嬖

諸子諸公子嚮如景公妾也  
浮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

諸

大夫恐其為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

之何

為子為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  
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立早立長也

公曰

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言二

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疾在其閒  
今無疾疾何為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

公疾使國

惠子高昭子立荼

國會子國景之子國夏  
也昭高姬之子高張也

寘羣公子於

萊

寘置萊齊東鄙  
邑欲使遠齊

公羊傳曰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何林注  
曰據子

赤不言君存稱世子明當嗣父位為君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故稱子某繼父也名踰年稱公不曠年無君也

又曰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為殊會王世子據宰周公世

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大

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居遠世

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

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

者因其父可得見汲汲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

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也

穀梁傳曰曹伯使其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庾信曰

禮諸侯之嫡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玉帛繼子男此謂同急王命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使

曹伯或不朝魯未為有闕乃使世子攝朝言非禮之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

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蓋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

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姬師招成公子姬師襄公子所謂悼太子者也哀公

愛其世子留托之招欲其立之哀鄉曰陳公子招鄉曰公有疾招殺太子姬師而立留在元

年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盡其親謂

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

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鄭玄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

待之畫坐王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

孔子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

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所以著代

王肅注曰主人之位明代交也

醺於客位加有成

冠於阼階賓禮之用酒於客位敬而成

之戶西為阼也

三加彌尊喻其志

喻其志使彌尊初加緇布冠冠再加皮弁再加爵弁也

冠

而字之敬其名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不變天下

無生而貴者

又曰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治

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

天子與

怪天子無冠禮而諸侯有冠禮故以為問也

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

喪是亦冠已君子無所殊

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

孔叢子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曰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故立其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其子亦各有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

漢舊儀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  
世子於首止是也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  
發升于舟是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  
太子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晉太子申生  
鄭太子華濟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  
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嗣  
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曰太子夫人無諡者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諡其夫

人不得有謚也冠義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說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有之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又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記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

皆造小學

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

紀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

史記曰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

史記燕世家曰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

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王

秦王覺之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薊

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

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  
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歎烏即白頭馬生角秦不得  
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  
關丹為鷄鳴遂得逃歸故怨於秦欲報之養勇士無所  
不至丹與其傅翹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  
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  
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不却以虧其節受辱以生正直  
之所羞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

生哉其心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  
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  
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內英雄破國  
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  
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更之間可解丹萬世之  
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  
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以大夫恥也  
謹遺書願熟思之

史記呂后本紀曰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為人  
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  
意類我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  
子得不廢

又張良世家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呂后曰留侯善畫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  
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

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此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顧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請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天子

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高十一年  
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  
以將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  
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  
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  
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  
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

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

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

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

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

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

長安縣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

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疾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為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

漢書外戚傳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入太子宮太子

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  
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  
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  
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  
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  
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  
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

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以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按誅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漢武帝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襦

張晏曰襦者求

子月令曰祀高禩是

使東方朔枚臯作襦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官也戾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

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

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

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  
祝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  
人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  
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乃收捕充  
斬以徇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  
敗亡不得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  
書云子盜父兵以自免耳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  
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

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史園捕太子  
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自經後車千秋言太子之冤  
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  
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宣帝  
即位有司奉謚曰戾置奉邑三百家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  
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  
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



饒等坐刺議辭語為罪而誅膏侍讌從容言陛下持刑  
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害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  
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  
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  
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又曰孝宣帝王后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霍

皇后廢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  
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  
子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

宮生甲觀畫室

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室室名三輔黃圖  
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

丁之次也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

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

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晏曰門樓上有  
銅龍若白鶴飛廉

之為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蓋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

西至直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

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

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

樂燕樂

幸酒好酒樂燕沈讌

上不以為亂既而定陶恭王有才藝

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又曰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為王好文辭

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才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十四

太子三

太子三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詩歌四章以讚  
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疆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氏建武二年六月立為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為中山太后自郭后廢疆不自安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其十九年六月疆廢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食東海魯國并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儲王賞賜恩寵無倫比多置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簾之懸疆性聰達恭謙臨之國比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上不許以疆章示公卿大夫甚嘉歎之

續漢書曰趙嘉為太尉中元二年上崩嘉受遺詔典錄喪禮新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尊卑無別嘉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范曄後漢書曰孝順皇帝安帝之子母李氏為閭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尉監郤吉殺之太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



立濟陰王以廢黜不能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  
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  
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  
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  
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  
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魏志曰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黨  
與有奪適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

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畧曰太祖不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昌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昌曰甚壽至四十當有小恙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太子

也

世說曰辛毗女憲英適太常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  
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  
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告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  
憲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也代君不可以不感主  
國不可以不懼宜感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明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

於爾三世矣每朝燕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魏畧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明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射其子

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也  
王隱晉書曰武皇帝寬仁厚德深沉有智量風度容貌  
綽如也景元中為撫軍咸熙元年晉國初開立為世子  
遷撫軍大將軍開府副使相國二年立為太子

又曰惠帝為太子時上素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  
能擇才乃遣荀勗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  
茂不同西宮之時也嶠答詔稱臣以為太子如故不見  
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也於是天下貴嶠而

賤最矣

又曰愍懷太子名通

音聿

字熙祖少聰慧武帝愛之六七

歲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以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近火光令人照見也又嘗見官養猪肥大不常復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而久費五穀上即烹之由是益奇之常稱以為似宣皇帝亦以東宮無嫡有託後之意太康十年詔曰通既長且仁可令以通為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為封國邑五萬戶及

世祖崩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詔曰適尚幼蒙今出上  
東宮雖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  
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司馬泰息

略太子太傅楊濟息

音祕

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

傅張華息祿尚書令華

音翼

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

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其後太子好卑居小馬  
小牛令左右騎斷鞚勒使墮地又令人屠肉已自分齊  
手揣輕重斤兩不差云其母本屠家女也頗好遊宴或

闕朝侍稍失儲副望賈后無子妬害滋甚九年正月月  
暈赤黃數重三月十八日滎陽河南潁川繁霜殺桑及  
桃李杏花尉氏雨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夏桑生於東  
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日中若飛燕者積數月漢中  
平中亦有此變皆為太子也賈后作擷字髻太子見擷  
之象也是時謠曰宮東馬子莫龍龕空前至臘月纏汝髮  
十一月天連日大風發屋折樹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  
宮婢齎書與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可入朝太子如令



詣朝聽詔二十九日入朝賈后不見使婢陳儻賜棗酒  
強使飲辭不見聽太子醉賈后誣奏太子有悖書廢徙  
金墉城以千兵防送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與賈謐  
謀早害太子以絕民望三月十四日矯詔使小黃門孫  
慮害太子賈后表以廣陵王禮葬之趙王倫誅賈謐廢賈  
后帝乃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曰嗚呼少  
負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  
奉遵遺旨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

傳事親孝敬禮無遺者而朕昧於凶構致爾於非命之禍俾中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惡用啟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備制反葬京畿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

文士傳曰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厲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晉書曰明帝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

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間昨者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帝即尊號立為皇太子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肅祖中宗長子也建武元年中宗為晉王拜王太子及踐尊號為皇太子冊曰於戲朕承天緒忝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水

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  
世今稽古授爾於儲宮以陪貳於朕躬欽哉爾其克念  
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佞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  
大化可不慎歟爾其敬之

又曰孝宗穆皇帝諱明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篤  
左光祿大夫令司徒謨尚書令恢等上疏曰臣聞皇義  
玄邈五帝攸往淳風澆散三王傳嗣欲令國有常居民  
有定奉關諸盛衰不易之道也伏惟皇子天挺奇表隆

準豐下岐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風顯於期月宜建立儲宮允副民望請下太史擇吉日告宗廟備禮奉行奏可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道武之長子初帝母既賜死太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無亂汝當繼統吾故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於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

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行於外及元紹之逆也帝還而誅之天賜六年即皇帝位

又曰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惠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於城其大如

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萬人之多言者亦可惡也太  
子謂言者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  
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見帝也正平元  
年六月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賜謚曰景穆皇太子高  
宗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又曰世宗宣武皇帝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  
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遂有娠  
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立為皇太子

又曰肅宗孝明帝諱詡世宗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崔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肅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為傳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又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又曰廢太子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詔



曰昔塗山有育美名列於夏典任姒作配往跡顯於周書故能緝熙丕緒祚延八百自元子誕育於今四載而名表未孚於四方茂實未昭於朝掖非所以憲章遠猷允光禮度者也太皇太后親發明旨為之立名依德協義名恂字元道國祚永隆儲貳有寄無窮之兆於是而始乃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高祖每歲征幸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庶子高道悅數苦諫恂甚銜之

乃刃道悅於禁中高祖引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為庶人置之河陽後謀逆賜死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綵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又曰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令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

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來更無病正為汝如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還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當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又曰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園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高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耶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禮待太子起樂賢堂

後周書曰宣帝諱贊高祖長子帝即位多過惡初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甚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

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隋書曰煬帝高祖第二子母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鍾愛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色之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及太子勇廢立為皇太子

唐書曰李綱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

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  
曲網趨而出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及勇廢黜文  
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  
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  
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  
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  
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

隋書曰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

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則便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皇后以

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初在孕而語聲聞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高祖受禪拜尚書令進封秦王武德九年立為皇太子

又曰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令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齊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河西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



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太宗功業日盛建成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九年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調召裴寂蕭瑀竇延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顏師古等欲令窮覆其

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絃而斃

又曰高宗文皇帝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貞觀二年生於東宮之麗正殿封晉王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李

勣等議立為皇太子

又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惶惑不決乃御兩儀殿羣臣盡出獨留長孫無忌及司空房玄齡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牀抽佩刀以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王曰汝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

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  
矣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於是建立遂定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皇親部十五

太子四

太弟

太孫

太子妃

良娣

孺子

保林

才人

家人子

太子四

唐書曰廢太子瑛

音英

玄宗第二子也景雲元年封真定

郡王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母趙麗妃本妓人有才貌  
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  
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日譖  
於惠妃惠妃泣訴於玄宗玄宗惑其言意將廢黜中書  
令張九齡奏曰太子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

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亢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



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李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下不合叅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廢以為庶人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寶應元年詔贈皇太子

又曰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令仙芝募徵河隴兵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當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

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於西原

又曰承天皇帝倓

音談

既為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

又欲搖動代宗時代宗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倓事泌曰臣幼穉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人太后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弘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每自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

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哀愍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  
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  
歸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  
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  
宗之計不行

又曰憲宗章武皇帝順宗長子母王太后六七歲時德  
宗抱置膝下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  
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冊

封為皇太子

又曰懿宗恭惠皇帝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  
太和七年生於藩邸封鄆王大中十三年宣遺詔立為  
皇太子姿貌魁傑有異稠人藩邸時嘗被疾郭妃侍醫  
見黃龍出入於卧內妃以告帝曰慎勿言

又曰僖宗恭定皇帝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  
初封晉王懿宗大漸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  
日懼一日如履如臨旰晷勞懷寢興思治涉道猶淺道

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厲實有慮於闕政且無暇而怡神考茲舊章謀於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晉王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暨於腹心之臣各竭乃心永安黎獻

太弟

王隱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立清河王覃為太子成都

河間王復廢覃為清河王立成都王為皇太弟

晉陽秋曰永興元年河間王顥表拜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司空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等以大駕北征廢皇太弟穎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晉成都王穎為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朝政事無大小皆先關咨

唐書曰武宗肅皇帝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后常氏長慶元年封穎王開成五年文宗疾兩軍中尉仇士

良魚志弘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疾有加  
無瘳懼不能躬總萬幾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  
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漣昔在藩邸與朕躬  
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  
為皇太弟一應軍國政事便令勾當百辟卿士宜竭迺心  
又曰昭宗景文皇帝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  
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  
僖宗不豫遺詔立為皇太弟

# 太孫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皇太子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立臧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為濮陽王薨惠帝復阼立襄王尚為皇太孫薨謚冲皇太孫并追謚前太孫為哀皇太孫

晉惠帝起居注曰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



臧為太孫臧廢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皆哽咽路人收淚  
馬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祭為太孫太傅前城閣校尉梁  
柳為太孫太傅

又曰惠帝使使持節兼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  
前妃為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妃告於太廟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景穆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  
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劉尼代人也父祖皆為方面大人少壯健有膂力  
世祖善之拜羽林中郎宗愛既殺南安王餘於東廟秘  
之唯尼知之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  
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生平時事乎尼以狀告  
殿中尚書賀源仍謀於南部尚書陸麗麗曰唯有密奉  
皇孫耳於是賀與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祖  
於苑中麗抱高祖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  
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

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夏六月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  
加一階

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  
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  
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又曰麟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  
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為太孫居東宮昭業少美容止好

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

唐書曰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寮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審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為樂耳謂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聖典籍可為鑑誠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

又曰永淳元年立皇孫重昭為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彛郎中王方慶問曰今立太孫前代故事

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

### 太子妃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相與偶也然古者天

子後宮嫡庶皆曰妃

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嘗有四妃虞舜有二妃

周以天子

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漢書外戚傳曰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

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尊之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帝即位立為皇后

又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之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

又曰元帝為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子

大掖衣也使侍中杜輔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身立為太子妃

又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家女也元帝選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忻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

又曰孝哀帝傳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太子傅氏女

為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

後漢書曰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初援征五  
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氏等因譖  
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  
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  
父援辜恩不報而妻小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  
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  
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



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  
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

吳志曰太子孫和賜死和與妃張決別張曰吉凶當相  
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女也章武元年  
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

王隱晉書曰楊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謀婚久不決上  
欲娶衛瓘女后欲娶賈充女賈晏酷妬宿著上曰衛公女

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  
白賈家種妬少子酷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  
既先使人言猶輸寶於楊后固啓必成本當娶后妹午  
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定見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南  
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上乃聽之帝知太子不慧又  
聞衛瑾言故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為作飲食而密  
封詔事使太子決停信待之賈妃大懼請外人作答詔  
草給使張泓行還啓賈妃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致

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答賈妃大喜語泓便  
為我好荅得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才荅之過高武帝  
大喜於是賈妃諷旨於外說張泓孝廉即才語領軍舉  
高第充遺語女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事於是賈妃銜  
之

又曰賈妃酷妬手斫數人或以戟摘

音擲

孕妾子乃隨刃

墮地上聞大怒垂廢之荀勗深救之故不得廢

晉氏后妃別傳曰武悼皇后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

賈庶人為太子妃時數以肆情性忌妬武帝意欲廢焉  
后為妃陳請曰賈公有勲於王府妃親則其子妬忌婦  
人之常事不足以一青而忘大德帝納焉

王隱晉書曰初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  
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太子惠帝即位立為皇  
太子為聘王夷甫小女惠風賈后暴戾日甚乃表乞免  
為庶人送太子妃王氏入金墉城妃父尚書令王衍見  
脅表離婚妃出金墉城號哭感動左右道路為之悲愴

也

又曰劉曜王彌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愍懷太子王妃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乃害之

晉起居注曰元帝大興五年上臨軒使策命拜晉王太子妃庾氏為皇太子妃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納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為主人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上  
蔡公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某婚禮即就仰祖  
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傳將翼賢士竭誠慎行修德積  
善慶隆豈唯在乎天賚賜所以宣其悅情其便依舊又  
納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軍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妃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  
皆住車相揖妃主皆住車不揖

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啓曰皇太子係體宸

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備加之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一年皇太子納妃琅瑯臨沂王氏時年十四

王隱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后少孤無兄弟故為安帝納為太子妃

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妃賜帛各有差使持節

兼司空尚書右僕射謝琰副護軍將臨湘縣侯車盾  
兼詹事尚書左僕射王珣率東宮屬迎於主第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

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同心雀

鈿函一具盛鬢花六五枝登花三五枝團樹花十株碧

紗座桂半肅一丹羅柸丈長命綺襦一

襦音屬  
袴別名

又曰太子納妃絳真文羅一幅被子一絳羅肅四幅被

一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真文羅袴漆龍頭支髻枕一銀  
花釵釵自幅金塗連盤鴨燈一絳地文履一量漆花簾  
一絳地織成綺紱有七綵柸文綺一絳石柸文綺被有  
一又七綵柸文綺袴長命柸文綺袴

晉令曰皇太子妃佩瑜玉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釵纁朱紱佩瑜玉

又曰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  
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主尚馬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

即位冊為皇后

又曰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

又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世為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強陰以卜筮最吉拜為皇太子妃

蕭子顯齊書曰皇太子有厭翟車

如重翟車飾微減

漆畫輪車

太子妃亦乘之

又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琊臨沂人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鈿奴叶切小釵也十餘枚

唐書曰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拜皇太子妃

又曰高宗廢后王氏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遂納為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為皇太子

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為得所其應預選者宜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良娣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妃祖母也太子有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母貞君兄恭元鼎

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更為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為良娣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

唐書曰肅宗張皇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為良娣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幼以良家子入宮為才人

順宗在藩邸時代宗以才人賜之生憲宗皇帝立為孺人順宗升儲冊為良娣

孺子

後魏書曰劉芳陳雅方正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劉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

保林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廢為庶人考竟太子母淑妃謝玖及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為太子納宜都守袁僧惠女為保林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

王隱晉書曰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才人比駙馬都尉

家人子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  
號位皆稱家人子生宣帝數月衛太子史皇孫敗家人  
子皆坐誅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九